

哀悼人

悼亡人

天童荒太

著

田肖霞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哀悼人

天童荒太 著

田肖霞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4153

ITAMU HITO by TENDO Arata
Copyright © 2008 by TENDO Arat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2008.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P. R. C.) reserved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TENDO Arata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哀悼人/(日)天童荒太著;田肖霞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541-5

I. ①哀… II. ①天… ②田…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0921 号

责任编辑:陈 旻
特约策划:尹晓冬
装帧设计:纸皮儿工作室·金泉

哀悼人

[日]天童荒太 著 田肖霞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7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3.5 插页 3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
ISBN 978-7-02-008541-5
定价:38.00

目 录

序 章

第一章

目击者——蒔野抗太郎 1

第二章

保护者——坂筑巡子 1

第三章

伴随者——奈义倖世 1

第四章

伪善者——蒔野抗太郎 11

第五章

代言者——坂筑巡子 11

第六章

旁观者——奈义倖世 11

第七章

搜索者——蒔野抗太郎 111

第八章

看护者——坂筑巡子 111

第九章

理解者——奈义倖世 111

尾 声

谢 词

425 411 339 287 241 193 147 113 83 49 9 1

序
章

您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人呢？

一年前的六月三十日，天亮之前，我为了不让父母发觉，穿着袜子打开玄关的门，走到外面之后穿上鞋，在深蓝掩映的夜空之下，快步向车站走去。

我所居住的街区，是以集结了汽车相关企业而兴起的城市为中心的、呈放射状延伸的卫星城中的一个。在车站前排列着大楼和商店，早晚都纷纭杂沓。我所念的高中位于乘火车前往二十分钟左右的所在，到两年前春天为止，我总是和好友在车站会合后去上学。三年前的六月三十日也是如此。

我们会合的地方在沿车站南出口外墙设置的投币储物箱前，当我准点抵达时，好友正和一名身着同一所高中制服的男子交谈。好友是脸容清秀的可爱女孩，在男孩中颇有人气，我当时以为她又收到了告白来着。

可她露出像在为难的表情，我打算把对方赶开，便向她打招呼。就在同时，男子从自己的包里拿出闪着金属光的物品。他扑向我的好友，挥了两三次手腕，她一声不吭地瘫倒在地。

我发出尖锐的惨叫，在男子跑掉之后，我走上前去，感觉像走在海绵上，随即我蹲在好友的跟前。她一眨不眨的眼眸凝满了泪水。

犯人很快被逮捕了。据说他告诉警察,因为之前曾在班上宣称和她“正在交往”,所以托她统一口径,因为被拒绝而行凶。

车站前搭起的献花台献上了许多鲜花,葬礼来了很多人,所有人都在哭。被好友的母亲紧紧抱着,我也哭了……可我感到那并非真实的眼泪。我没能守护好友,只有我自己活了下来,这让我无比羞耻。

在学校,她的事一时成了谈话的中心。不过,此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再被提及,我便也埋头于应考。除此以外,我想不出能从罪恶感中逃逸的方法。尽管我考上了东京的大学,却没有喜悦之感。前往东京后又过了三个月,我还是没向任何人打开心扉,在连朋友也没交到、无所作为混日子的时间里,好友的一周年忌来临了。

为了参加在好友家中举行的法事,我仿佛催促自己一般回了故乡。好友的父母很欣慰,可我意识到,这次上门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孽,不由感到胸中滞闷。好友的父母说前往凶案现场太过痛苦,他们去不了,在法事之后,我一个人去了车站。我想在献花台或是慰灵碑一类的“印记”前为她祈祷冥福。可是,她倒下的位置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只有人们行色匆匆地交错而过。

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个宛如弃绝一般的声音。

你大概也一样吧。

“你也是为了忘记我的死而来的吧。今后将进一步遗忘下去吧。”

不对,我试图叫道,而意识飘远了。醒来时,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出院后我闷在家里。我觉得死了还好些,但父母流着泪劝我,我便把他们端出的食物倾进胃袋,继续活下来。好友的父母也感到担心,好几次打来电话。可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该做什么和怎么做。

接着，一年过去，好友的忌日又到来了。

黎明前的风带着寒意，我在网球短裤和 T 恤衫的上面罩了件薄运动夹克，紧紧握住偷藏在衣兜里的水果刀的刀柄。我几乎不曾意识到，手中的刀究竟是出于谨慎，还是在那个地方自我了断的愿望的呈现。

我没遇见任何人，就这样来到车站排列着投币储物箱的位置。夜色已经转明，在车站背后可以望见边缘被染成橘红色的云。突然，有个影子在好友倒下的位置附近晃动。

那影子似乎是个人，左膝跪在地上。然后将右手举到脑袋上方，抓住空中漂浮的什么运到自己的胸前。其左手垂近地面，宛如捞起大地的呼吸一般运往胸前，又叠在右手之上。我走到能看见其侧脸的近旁，发现那个人闭着眼，嘴巴在动，仿佛正在念诵什么。

“你在做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说道。因为对方宛如在祈祷的姿态，我感到心神不稳。

影子静静地站起身。是个年轻的男人。前刘海垂到眼睛跟前，脸有点儿长，眼神柔和，仿佛带着质询。他身着洗得泛白的 T 恤和膝盖上有破洞的牛仔裤，脚踩磨损不堪的跑鞋，脚边放着个大大的登山包。

“我做了 aidao。”

他仿佛一直看到我的眼睛深处，以出人意料的细微而温柔的声音说道。

“在这地方，某个人去世了。所以 aidao。”

听到他的回答，我终于意识到，aidao 这个词是“哀悼”。

可是，为什么……这人和好友是什么关系？不，我还不知道他哀悼

的是不是好友，正打算询问，他先把好友的名字说了出来。

“您知道她的事吗？”

他问。我吃了一惊，没吭声，一言不发地点点头。

“这样的话，能向您打听有关她的事吗？她被谁爱过，爱过谁？她做过什么让人感谢的事？”

一听到这话，锁在胸腔深处的关于她的记忆满溢出来。

好友被很多人爱过。她爱过一大堆人。而她一定也曾爱过我……可直到她死前，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大概也同样吧。因为，当时的我们把爱这件事限定在男女关系或是家族感情上。可我因那人的质问而想到，好友活着这一事实就是爱。她早上起床，与家人小小争论一番，和我同去学校，和伙伴们为些傻话一起发笑，怀着对将来的不安而学习，在补习班叹气，回家和家人一道吃饭，与朋友互写邮件，入睡……这一切，所有一切都是爱。

听起来很傻吗？但在听到他的问话时，我终于如此相信。我把好友的事告诉了他。说了所有能想起的事。我的话说完的时候，他说：“把你此刻的话放在心中，进行哀悼。”

说着，他用和方才同样的姿势，左膝跪地，右手举到空中，左手垂近地面，把流经各处的风掬到自己胸前之后，闭上眼。

是不是这个人呢？那之后我们就分开了，我不知该上哪儿找他和怎么找，惟独时间在流逝。我回到大学，和鼓起勇气主动搭话而交上的朋友聊及网络的时候，我想到试着检索那个人的事看看。我想或许还有其他人知道他，并将他的信息贴在网上。我一路检索，终于来到这个网站。不对吗？是不是这个人呢？

我没来得及问他的名字。所以，我把他叫做“哀悼人”。

我了解他。那时候也是这样……而随着时间的经过,我越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

他眼下在哪儿? 在做什么? 他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呢? 他如今仍在继续那样的举动吗? 其目的是什么?

“哀悼人”是谁?

01
目 击 者
蒔野 抗太郎

02
保 护 者
坂筑返子

03
伴 随 者
赤文待世

04
伪 善 者
高野 敏子

05
代 言 者
坂筑返子

06
交 迎 者
高野 敏子

07
受 受 者
高野 敏子

08
对 峙 者
高野 敏子

09
对 峙 者
高野 敏子

1

梅雨刚放晴，阳光从正上方洒落，经过家家户户的窗户反射，从背后和侧面也都照了过来。电线杆的影子也不顶用。蒔野抗太郎用啤酒冲洗了渴得黏在一起的口腔内部。

马路对面的住宅前，今春进入报社的新人正在揪动门上的对讲机。按了几次都没有回应，他朝这边转过脸。蒔野打了个响舌。

“再给我大声按。直到对方耐不住出来讨饶为止。”

“可是，莫非真的不在……”

名叫成冈的年轻人苦着脸，似乎马上就快哭出来。蒔野从鼻子里笑了一声。

“从生下来就在有冷暖空调的房间里成长，对这见鬼的热劲也变得迟钝了呢。”

他们所拜访的是一座位于东京西南部住宅区的独栋楼房，窗户上掩着木板套窗。但狭小的院中的杂草却无风自动，在那附近是空调的外机。

成冈似乎也终于注意到这点，重新开始揪动对讲机。他朝着玄关报上举世闻名的周刊的名头，用微弱的声音叫道，我们只想问几句话。

蒯野距所谓不惑的四十还有一年多,但四处的肉都耷拉着,他松开感觉僵硬的领带,环视四周。附近的人大约担心受牵连,似乎都隐了身形,不见人影。

“算了。暂且先在附近打听下,哪怕只拍张现场的照片。”

成冈露出安心的表情,离开对讲机,把数码相机朝向那户人家。

“喂喂,小朋友。要是只拍家里,那是房产信息吧。事件现场可是马路呀。”

根据报纸的报道,住在这户人家的一家人本来预计外出往山中野营。父亲把大型轿车开到路上,他把引擎开着,为了和妻子一起搬东西而回了趟家。在那短短的时间里,十一岁的长子坐进驾驶席,似乎是偶然地碰到了刹车。在突然起动的车前,是正朝着哥哥挥手的六岁的次子。

“可是,前天下过雨,连取证的痕迹也没留下,光拍马路,也没法形成画面啊。”

将照相机对准屋前的道路之后,成冈仿佛不服气地回了一句。

“呵,正式职员果然不一样啊……你是说没法形成画面吗?那么,这样如何?”

蒯野走到马路的正中,把手中的易拉罐一歪。啤酒从罐口滴下,在烤焦的沥青路面上淌过,迅速变成黑色的痕迹。

“你把这处痕迹放在跟前,把整个家搁在背景里拍下来。”

黑色的痕迹,若以某个角度,一定能看成是流出的血干掉的印子。

成冈大概意识到了这一点,带着恐惧的神情说:“那个……做这样的事好吗?这不是造假吗?”

“什么嘛,你这是吹毛求疵吗?我只不过要写这里死了个六岁孩子

的报道罢了。将这痕迹怎么看,是读者的想象力的问题吧。喂,快拍。好不容易弄成的画面要干了哟。”

成冈仿佛在忍受痛苦般垂下脸,听得他嘟囔了一句“色猎野”。

蒔野从北海道的报社记者起步,历经东京市内的晚报和体育报纸,从七年前起,他作为合同特派记者在籍于如今的这本周刊。因为擅写有关残忍的杀人案件以及男女爱憎纠葛案件的报道,他在背地里被人喊作色情猎奇的蒔野,“色猎野”。若发展和警察以及暴力团伙相关人员的人脉,得到内部消息,将焦点投在人类的丑恶与虚伪矫饰之上,再添上大篇幅的性描述,写成煽情的报道,就会被看作能力超群,在这个圈子则被视为至宝。

然而,在这半年来,他从代表周刊形象的专题小组被撤走,上头让他兼做新人的指导,并收集作为主要报道配菜的话题。他本来的愿望是撰写报纸广告或电车吊牌广告上作为头条的右侧竖栏,其次则是左侧竖栏中施以大标题的报道^①。

“至少呢,要拿到夫妇关系恶劣得快要离婚这样的证词才行。长子为了不让父母分开,故意撞了弟弟,要是给出这样的印象呢,大概能得到稍微大一些的版面哟。”

蒔野朝成冈不断发着牢骚,在附近转了一圈,于天黑之前返回出版社。

把向编辑主任报告的任务交给成冈,蒔野到公司附近的咖啡馆点了杯啤酒,在角落的桌上打开电脑。公司里也有办公桌,但傍晚过后留在办公室的记者会被嘲笑为不堪用的角色。他把今天的工作粗略作结,没

① 译者注:日本的周刊多在报纸和电车上做新一期的内容广告。以下注解均为译者所加。